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表　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

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
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
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
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
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
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
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
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
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
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
眷益加禮文彌盛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
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
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
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

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
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
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
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
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
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
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
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為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
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
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
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
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
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
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
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趍時之技雖不
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

以温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箭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癒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瘳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掌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禄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奬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懼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此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奬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

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十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憂倫攸敘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徽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奬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録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册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甲賤迂鄙承光非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

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絶茲者還
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蔡然之文
溢於翰墨語科塲之近事傷耆耋之罕存事關風俗
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昔而成疾
則有珎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異比之賜非惟
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
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
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
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
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賡
皓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鼎以獨智責乎衆
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
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
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皺臂痛髮落饑羸遥
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
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温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
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冬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
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
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粮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憊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趍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

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盖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一[illegible]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illegible]忠誠正乎禮義盖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録附進臣無任屏營感怍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奬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躃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

未光未必邪敢干正祗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干正句疑誤

又

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

易晓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賡意以爲何如違遠漸久畧述鄙陋不覺靦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歉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戇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奬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氷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群緇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

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埧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戚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温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録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耻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己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

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
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
之褒大節美名片口被帡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
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
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
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
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旅屋已踰十旬自暑而凉秋序將半雖省
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
域要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
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悦神人交贊福祉來
同深尉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
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
有教作序及詩謹綴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
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
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
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謹謝也
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

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濡化中爲太平賦土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故承教旨仁厚詳審西望拜受快然如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則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敝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社則虞或有疾疢無告

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温飽何莫非賡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當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曰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異奚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釐無

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盖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後期望深遠令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庑粗識脩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詫多相惎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容嘗嘆息甚溢顏色其所以忘其卑賤族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大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恍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留也執

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盖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盖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

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illegible]謙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

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猶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惎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猶猶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惎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唾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

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文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其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舉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薨政歸金華其來從公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其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旌善者執事不以其不

肯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其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其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其何敢不勉乎其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實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聞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歐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

志欝而道窮見唾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
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
禮拔之汚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
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
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
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
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
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illegible]是以
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其於其間獨幸
而有遇焉其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游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
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
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
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
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
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
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其之所爲懍然懼而怛然不
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
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
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

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閎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

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濶之情綢繆怫厚宛
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
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
而鄙昧之蹤藏伏奧窓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
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
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
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
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
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敏近亦欲鍼砭攻治去
所其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疝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
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輒復棄去讀周易
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
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
絶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廛
於畝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
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戈執戟捍封疆清
徼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頹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

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已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歛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趍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已摹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氏遺書覽師弟子問荅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　徵不　猶興者況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于今相絕萬萬哉爲上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
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世見思幸教之人才
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
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
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
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
察之 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
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屢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其[illegible]無由遇括蒼路

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
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
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
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
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甚次若楊雄王
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編蓄亦若不
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詆于世或
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

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
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譏之嗚
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
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爲學高視雄逼而有餘其著書具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
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罹[illegible]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illegible]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懿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
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詛者何限遠則司
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
有貪鄙之謗凍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
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
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
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
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
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

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且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寓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

壖端坐而逝此其心嘗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

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
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
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
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
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
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
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
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其
病廢無恥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
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

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
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
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
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
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
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窔
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
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宜昧而莫知所爲 缺 幾
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已治人二者而已率

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
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
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
不爲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豐豐然皆將以道德
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
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
其爲 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
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
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
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
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謹慎而不居智
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
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
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
數世求之 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
而不行道 子不以有 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
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 之道托
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
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
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

事所恐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　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　而子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　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子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其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　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頹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

義相習競競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
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
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
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
早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
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其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
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
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
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
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
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
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
莫窮罰加而無敢怨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
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
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
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
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
救敗不暇神機奇畧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
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
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

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龔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其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獘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開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人力之所能爲而終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

親戚使其若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君而徵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者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察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其之所自信而言者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其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始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醮之其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

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其竊痛且懼倚廬之中恐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畧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論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奥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

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

謹録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暇寫至冬閒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辱所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思舍迫惟情義之厚恒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卒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録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君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開氣深篤

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趍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玆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尤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承擄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畧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藎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濶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惠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

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輙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貍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即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捉當道者輙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呼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柰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趍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

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衮秉圭習竟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固有能勝天者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　而著於來世罷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烱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兒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非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

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盖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儗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其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排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絶且因上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

容平苟默而不發非惟非其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
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窓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
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
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
竊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
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
脩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
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
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謄陳
言記成說則奏以為知經掇拾騖補稍旁句讀則自
負以為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
駭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
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
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
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
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
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為吾輩講習
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宛伯欽之宮北

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倀倀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

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絶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前偉之上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于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

示僕其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
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勤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
有所效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已治人之道其功
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鬼行道
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是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
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
粗有侍奉之暇雖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開暇
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
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
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
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
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置于其側指於人以
爲寶不亦贅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
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
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
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
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
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
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

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皆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尊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縈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

亮

荅陳元采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趍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

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辨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堀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惟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踰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不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

時時省察求銷絶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弔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盈尺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本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湮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鑒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疎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暇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

時所見遠甚憫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
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儇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
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疚所迫懼一
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刋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
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奬引以爲可喜者非
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
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
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
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
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
其爲人其所求儆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
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
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
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
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
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
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
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
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
子之克已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

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耶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見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元然獨居無可

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

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奬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

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
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
而譏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已悟昔日
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
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
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
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
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關則
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
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闇今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
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
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
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
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
減否此方嘗有試者目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
之當有效所言綱目儻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瘸下疾近又
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

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
遊處相好之情江窪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
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
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
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
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
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
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
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願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
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
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
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
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絶摧踣之耶抑天賦
之者清明高朗人世塵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
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
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
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
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

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眞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絶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願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

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光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平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寫意深遂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晉來傳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聞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編褒貶之柄而與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與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一之

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録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蘄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

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趍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

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氏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鷓鴣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叙吾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畧九篇惟鹽箬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先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疎畧不足考其本末要整事問兩耆宿索之同姓翁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樺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

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絶矣
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
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
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
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紅中屢遭期
功之喪入夏來患瘠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
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
弗及録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
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
遂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
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
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
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尉懸渴聞
有相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
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
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埜不及誌今爲作
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
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

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靚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慷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若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論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作書叙述疇昔辭意閎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

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九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羅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與采芩先生二首

其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

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歐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
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
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
之以言其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
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
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
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
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其試言之而執事擇焉
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
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二百年不少衰
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歟之日隆必
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
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
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
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
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
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
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
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
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

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依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其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厚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祐多福爲慰某鄙

劣無狀向嘗獲厠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毋之賵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忸久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祗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

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頹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遠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遠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然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飲貧而無貴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閎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尚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文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絶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誄奉去角日冀望令視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多雞恐不

潔不復賁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文兒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遏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慙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

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
聖朝崇奬之深意大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
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
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
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
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
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踈濶事卒不成
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
於群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勤勤焉見於言色以相
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
昭雪明德揚於厥聲以揭其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
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
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
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
湖泗之交顛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
顛越厥家祖毋與焉徬徨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
以祖毋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
毋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甚嘗斯須忘耶受

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
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
奬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
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
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
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著積論
述魏平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
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
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
者以當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詢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
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
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
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
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
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
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
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
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
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

然天其或者未絶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
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
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
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執事幸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
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
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
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
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
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
於外而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
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
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
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
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
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
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如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

世俗微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之屋者無慕乎苦

闔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矣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

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
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
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
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
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
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
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
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
必有所喜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
於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
戍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
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
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
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
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
知足下之不可過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
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
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

夫世道之獎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
術汨汨騖利看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
謗謂之迂惑人家雖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
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樞鑰之所入先以
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
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
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
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
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
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
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閒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
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
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
多指目以爲迂雖媚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
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
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
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
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扳立名以自見于
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
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

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麥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已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夫人孀婦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已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鬬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文篤學

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録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崒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鳧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

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
自刻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
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
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
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
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
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
其合乎道者欲庶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
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
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
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
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弊未易言也僕少
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
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
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
從總角輒自誓慤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
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
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
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
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

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尊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戇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惎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

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荅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若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悃悃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慕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奥未嘗學爲文也觀子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奢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

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胃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
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
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
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
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
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秦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
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
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
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
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
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
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
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
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
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實也文者焰也實不加而
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
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
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
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
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

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出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乎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者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

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其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絶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不知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汗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店太史公門時獲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席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敝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

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黒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慇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朋友之義務爲箴規劘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脇誤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　京雖時有登涉之娯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荅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荅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雖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

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有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illegible]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悶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

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質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子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恨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疏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

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畧無有成而虛名爲
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
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
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疝
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
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
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
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
淪麥飯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平足之勢者
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
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
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遣辭
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
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賢美
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
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
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
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
兄叔車得子
叔端及諸令姪心益
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
煓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兄

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歡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類狀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荅而辦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柰何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内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慍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寐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縈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

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毋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顓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然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乎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玉碎無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昔若玉吾玉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

薄公耶後世乃定令未可談也然僕誠懇其事近荒
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
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願自厭絕欲來爲有
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
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
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
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妣未許倘
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
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
不宣

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
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
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
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
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
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
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
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
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
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

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
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
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
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
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
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
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
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
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
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
書乖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
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
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
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
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
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
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
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
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

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而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呰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收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固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數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

意甚款款頗自悼騃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為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脈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徙舉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宅尊穉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

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炯兄聞得子頗進學否雖山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脩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遍書至胡仁許氏故作此書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冒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悲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基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基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記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浪盡心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愼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迹歸又患寒疾故未

果詳見於鄭君書玆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
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
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
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聞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
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
之下兩溪之間也聞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
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
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
愈熟若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悠
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
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
七友可以往來考質爲慰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
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
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
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
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
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

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奧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已推奬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已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已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儗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儗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荅也然足下端慤直

屈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已之珠太固耳夫舍明月而愛珠者斷然而凝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畏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駃騠享大辟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已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

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逮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緝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

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乎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晦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亦有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亦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荊棘之場鼪狖之居而

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斂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綜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汩汩鑽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

無所昔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竢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兄及鄭廉予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汨汨與世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千寡過之地顧以書譬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

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奏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爲以爲戒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怳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

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剖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盍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區區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竊爲計不宜若是踈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

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
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
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
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
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
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
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
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
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
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
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
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
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
佳然非所敢望也勿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
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
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
美望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
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
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
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撿數日
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
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
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其適有痔
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
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
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効寒熱痰咳畧無少
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
頻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
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
冀勿外幸甚閭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
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弊親童伯禮丈令閩
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
懇令郎荅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
它辭即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

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
晃豈以雨故愆期邪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九六
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鉄
塲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
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作長亭
悵怏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
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慮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
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